



个体部落纪事

范小青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I247.5
1070
2

个体部落纪事

张其成 著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046992

INDIVIDUAL CULTURE
JOURNAL OF INDIVIDUAL CULTURE
JOURNAL OF INDIVIDUAL CULTURE



女子学院 0051865

第一章

“寒山屋”出了一桩性命交关的大事体。

二十四岁的女老板邱小梅寻死路了。

八月半的夜里，大家吃月饼看月亮，乐和惬意。邱小梅却一根麻绳吊在头颈里，荡在“寒山屋”店堂当中了。

这一夜，寒山寺弄几十家书画店家家灯火通明，外国人特别的起劲，生意特别的好做，科学杂志上讲月亮的圆缺会影响人的情绪，看起来，中国的月亮倒蛮配外国人的胃口。邱小梅的阿叔，“寒山屋”的后台股东邱荣，吃过月饼，从后院绕到前街，发现侄女的店门紧闭，敲门敲不开，邱荣一脚踢进去，就看见邱小梅的身体在月光里晃荡晃荡。

邱荣闷叫一声，连忙喊了车子把邱小梅送到医院里，医生说，啊呀送错地方了，应该送火葬场，差一点吃了邱荣的拳头。

年纪轻轻的小姑娘，天生的一张标致面孔，又占了一块好地盘好市口，店里的生意正做得发落，前途还不晓得怎样光明灿烂呢，为啥要走这条绝路，街坊邻舍都疑心疑惑，没有人讲得清爽，也没有人想得明白，只有大嬢嬢背地里告诉过别人，说邱小梅起码有六个月的肚皮了。大嬢嬢在寒山寺门

前的停车场收停车费，从停车场到寒山寺弄，第一家店面就是“寒山屋”，所以大嬢嬢每日端一张小矮凳，坐在贴对“寒山屋”门面的墙角落，对邱小梅的一举一动自然看得顶仔细顶逼真，前一腔，大嬢嬢就看见邱小梅屋里的畚箕里，有一大把一大把的话梅核。大嬢嬢的话，想想是有道理的，邱小梅不光没有结婚，连男朋友也没有轧过，一个老实子因，现在大肚皮了，难为情了，没有面子见人了，恐怕是要去寻死路了。再想想，又觉得没有道理，现在是什么世界，什么日脚^①了，又不是老法里封建社会，未婚先孕的小姑娘何止一个两个，面皮老老，到医院里让医生骂几声，总归要帮你刮掉的，刮掉了一身轻松，又可以重新做人了。再说邱小梅又不吃公家饭水，用不着担心敲掉饭碗头，或者开除党籍团籍，就算真是出了什么丑事体，也犯不着钻牛角尖，寻死路的，恐怕里面还有别样名堂呢。

到底是啥人闯的祸，大嬢嬢好象一点因头也没有，不过就算有点什么因头，谅她也不敢讲出来。邱荣是什么角色，绰号“老枪”，山上下来的，横竖横的胚子，靠近过来，身上一股冷气，叫你不冷也会抖三抖。当年吃官司，听说就是为了杀人的案子，到底有没有杀死人，大家不敢去问他，想起来大概没有杀得死，倘是杀死了，不会吃几年官司就放出来的。左邻右舍没有一个人敢当他的面讲邱小梅的事体，大嬢嬢一张咀，比辣糊酱还要足味，在邱荣面前也会淡乏三分。

老板没有了，“寒山屋”自然要关门打烊歇生意了，这

^① 日脚：日子。

另店市口好，贴对寒山寺山门，外国人从寒山寺观光出来，迎面就看见“寒山屋”，就一窝蜂拥过来看各式各样的工艺品，看得中意，自然会买的，“寒山屋”近水楼台总归先得月。所以，假使不出邱小梅这桩事体，上门来租店面的，作兴要踏平邱荣的门槛子，现在大家忌一脚，寒山寺附近一带的人，晓得这桩事体的，没有啥人敢来搅这另吓人兮兮的店，赚这种寒毛凛凛的钞票。

可是，不出一个月，“寒山屋”就租出去了。

大家说，老枪这种户头，的的刮刮的中国人，从来不做日本（蚀本）生意的。

过了几日，就有人来收作“寒山屋”了，重新装修了门面，重新布置了柜台，弄得比早先愈加气派，愈加惹眼。收作店堂的人有男有女，也弄不清哪一个是新老板，只听说是住在南门的，寒山寺在苏州城西北面，人家老远八只脚从城南赶过来，吃的是寒山寺的名气，贪的是寒山寺开店的实惠。寒山寺弄的人心里很痒，上去搭讪，想把邱小梅的事体告诉他们，可是又怕邱荣晓得，那杆老枪发起火来是不得了的，权衡利弊，还是不讲为妙。所以新来的人根本就不晓得邱小梅啥小梅的事体。

外地人到苏州来；一般总归听说过寒山寺，可惜苏州白相^①场所多，诸多园林又讲究细嚼慢咽，走马观花是看不出什么名堂来的。所以势必要忍痛割爱，有重点有选择地观光几个特别有滋味的地方。问问苏州的亲朋好友，寒山寺外头名气蛮响，到底怎么样，苏州人讲，喔哟寒山寺，我们是不

^① 白相：玩。

稀奇的，日本人顶稀奇。日本人为啥稀奇，苏州人也弄不明白，顶好去问日本人。

其实，日本人欢喜白相寒山寺，归根结底还是中国人引起来的。中国人先把千年以前唐朝人写的诗传到日本去，日本人读了张继的那首《枫桥夜泊》，摇头晃脑，眉开眼笑，赞不绝口，后来，日本的小学生有一门功课就是背诵中国人的这首古诗——“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，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”。反倒比中国人更顶真，中国的小学生恐怕还不一定背得出这首诗。当然，日本小人背起中国古诗来，自然是用的日语“黑漆嘛搭”，“滑里滑搭”，肯定不及中国的普通话、广东话好听，更不及糯答答甜腻腻的吴浓软语苏州腔有味道。

相传，从前寒山和拾得在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做和尚，两个光头一对宝货，相貌难看，衣着破烂，一日到夜痴不痴乖不乖的落拓样子，庙里其他和尚都看不起他们。有一次，新上任的台州太守请教国清寺住持丰干和尚，问他庙里啥人有真本事，丰干指点台州太守去谒拜寒山拾得。太守上山入庙，在灶屋间里见了寒山拾得，磕头就拜，其他和尚又惊又奇又不服气，问：大官何礼疯狂夫？太守一笑，说：真人不露相么。寒山拾得据说是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的化身，一旦被入识破，两人手挽手，笑眯眯地说一声：丰干饶舌。双双走出。这一走，两个和尚就从浙江走到江苏，从天台山走到苏州城。在苏州阊门外，觅了一座寺庙为落脚点。这座寺庙建于南朝，叫妙利普明塔院，寒山拾得在这里住下来，和睦相依，读诵真经，平常日脚对周围的老百姓施药舍茶，深得大

家爱戴。后来拾得外出云游传道，一直走到日本。师兄弟互相想念，就用钟声来传递思念之情，虽说两人相隔千山万水，但水能传声，钟声飘洋过海，把两个人的心连在一起。拾得在日本传道很受欢迎，被日本人尊为能人，拾得说：真正的能人是寒山。日本人就派了使者过来邀请寒山，可惜来迟了一步，寒山已经升了天，结果就请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了。寒山圆寂以后，老百姓为了纪念这个好和尚，就把那座寺院改叫作“寒山寺”，后来又塑了寒山、拾得两尊塑像。因为两个人始终和和合合，所以又被称作“和合二仙”。苏州城里老百姓逢到屋里办喜事，一般都要挂一幅和合二仙的画，祝愿新婚夫妻情投意合，白头到老。

一直到现在，寒山寺里的这两尊塑像仍然十分受人崇敬，现在庙里的和尚在像前放了一只很大的化缘柜，游人到此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大多心甘情愿地扔几个铅币进去，这可不是看现代和尚的面子，而是投给寒山、拾得的。

所以，无论是传说中的寒山寺或者诗里写的寒山寺，还是眼门前的现实的寒山寺，她的名气都是名符其实的。苏州人之所以不怎么稀奇寒山寺，倒不是因为寒山寺本身没有花露水，有句古诗讲：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苏州人不稀奇寒山寺，恐怕也是这个道理吧。

苏州人对名扬四海的寒山寺没有什么感触，可是对寒山寺前的一条既狭窄又破旧的石卵石小巷倒是十分感兴趣。

这条小巷叫寒山寺弄，就在寒山寺山门前，要说这条巷子，总共不过几百米长，两排民居也是极普通极平凡的，实

在没有什么突出惹眼的地方。但是，自从三年前邱荣从监牢里放出来，在自己屋门口开出了第一爿书画店，这条巷子就有些不一般了。邱荣在店里出售各种有苏州特色的民间工艺品，比如双面绣，檀香扇，红木雕刻等等，专门挖外国人袋袋里的五颜六色的钞票。老枪一牵头，一两年工夫，这条小弄堂里，一家接一家地开出了几十爿书画店，商品种类越来越多，花头经越来越多，惹得外国人眼花缭乱，惹得中国人眼热心跳。

老古话讲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可是寒山寺弄的住家，靠庙靠了几世几代，却从来没有靠到点什么好处，想想真是气不落。现在的和尚也不比从前的和尚了，从前寒山、拾得与人为善，仁慈大方，现在的和尚一个个贼精，做的佛事，想的俗事，也同平头百姓一样，铜钿眼里翻跟头，真是世风日下，连和尚庙也逃不脱。

书画店兴起来，无疑成全了这一带的居民，寒山寺弄的风水也转过来了。胆子小一点的，不敢甩掉铁饭碗自己开店的，就把面街的房间租出去给别人开店，房租越涨越高。9号的张家里，一个月的房租收到三百五，坐得其利，实惠惬意，也用不着担什么风险，房租喊得高一点，反正是两厢情愿的，又不犯法。当然，自己开店的象邱荣这种角色，那个赚头更不用谈了。邱荣开店两年，就积了几万块，派头大得不得了，一爿“寒山屋”就送给侄女邱小梅，自己跑到城南角盘门另开了一爿店，钞票恐怕赚得七荤八素了。

邱小梅一根绳吊煞，左邻右舍心里有一种呜拉不出的滋味，想想小姑娘为人不错，不应该报应到她身上，看起来阎

龙王有辰光也是糊里八涂，不明是非的。怪来怪去只有怪到邱荣头上。倘是邱荣不开什么书画店，倘是邱荣不是这种狠天霸地的人物，倘是邱荣没有赚到几万几万就不会把“寒山屋”送给邱小梅，也就不会弄出这种人命事体来。

十一月初头的一个大日头天，大清早寒山寺弄里“噼哩啪啦乒乒乓乓”放了一阵炮仗，烟雾腾满了一条巷，“寒山屋”重新开张了，大家端了粥碗奔出来看。

新老板沈梦洁身穿大红的西装套裙，施了淡妆，落落大方立在店门口，同大家打招呼，学日本人的样子，咀巴里一连串的“请多多关照”、“请多多关照”，比邱小梅更加漂亮更加风流更加有台型。

“又是个女人……”

一号宅院里的唐师母因为身体不好，深居简出，不临市面，经常会大惊小怪：“喔哟哟，红得来，耀眼得来，妖骚得来……”

大嬢嬢见多识广，早已经打听到了新老板的名字和性别，她朝唐师母甩了一个白果眼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喔哟，这有什么稀奇，这种料作又不是全毛的，中长花呢碰顶了……”她看见沈梦洁在同她点头，连忙抬高了嗓音：“沈老板身架子好，这套衣裳服帖的……”

“年纪轻轻的小姑娘，都来做老板，现在外头的小青年，真是不得了，这个沈老板，看上去比邱小梅大不了几岁的……”

“哎，她晓得不晓得邱小梅的事体？”

“唉唉，女人做生意，现在的女人越来越狠了，不比从前老法里……”

“标致女人开店，没有花头经是不敢吃这碗饭水的，总归有好戏在后头呢……”

这句话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，好戏在后头，他们要看看这个比邱小梅更胜几分风流的摩登女人，怎样唱戏，怎样做戏。

沈梦洁立在“寒山屋”门口，迎接各种各样的目光。她晓得大家在咀嚼她，消化她，不过她一点也不在乎，也不想去打听这些人神神秘秘鬼鬼祟祟到底在议论什么。

看热闹的人，一直围了好长辰光才慢慢地散了，只留下大嬢嬢他们几个坚守阵地。

第一批客人的旅游车到了，大嬢嬢过去收了停车费，又走过来坐在小矮凳上，直逼逼地盯住沈梦洁，开始同她攀谈。

“沈老板，你的生意马上要来了，这帮日本人，白相过寒山寺，就会过来的。哎，你会不会讲日本话，我教你一句怎么样，‘衣那沙……’你晓得这是啥意思，就是先生，这只货色便宜来兮，嘿嘿……”

沈梦洁忍不住笑起来，这个女人看上去五十出头了，虽然一身俗气，倒蛮热心，也蛮发松，她突然想同她寻开心，就讲了几句日语，弄得大嬢嬢呆木头一样朝她看。

憋了半天，大嬢嬢才回过神来，“你，你沈老板，你会讲日本话的？喔哟哟，沈老板，看你不出，你肚皮里倒蛮有货色的……”

沈梦洁得意地一哼：“我谈过大学，专门学日本话

的……”

她读的是职大，也算是大学，可惜牌子不硬，不过同大嬢嬢这种人还是不要太谦虚，这个女人一看就晓得是那种欺善怕恶的户头。

大嬢嬢听说沈梦洁大学毕业，更加惊奇：“喔哟哟，大学生也来做这种生意，你为啥不去做公家的事体呀？”

这句话顶戳沈梦洁的心境了，她不想同大嬢嬢谈这些，她晓得，讲出来，大嬢嬢也不会明白的。

当初沈梦洁在单位里工作得蛮出色，她高中毕业没有去考大学，因为自己有本事，很快就进了厂的技术科，做描图员，工作惬意轻松，面孔上还有光彩。有一日她困梦头里醒过来，突然心血来潮要去学日语，要去读大学了。她先斩后奏去报名，参加了职大的考试，结果考中了，再回头同领导商量，领导想不落，说描描图线，用不着学什么日本话，实在要学就业余学吧，厂里人手紧，放不出。沈梦洁一口气别不过来，就自说自话不上班，到职大去读书了，心想等我毕业了，有了吃硬的文凭，看你厂里要不要。可是当她神气活现地拿了文凭去寻厂长的辰光，厂长坚决不要，说是已经除了名。沈梦洁去告厂长，告不赢，结果总归自己吃亏，不光工作无望，档案上还添上一些“自由化”、“作风××”之类的评语，害得她到处自荐，又到处碰壁。她到外事部门，外贸部门，外经部门上上下下回来来回回奔了一年，一点缺口也没有打开。沈梦洁对自己的估价从来是很高的，她总归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才，一门心思要表现出这种高人一等的天赋和本事。在接二连三吃败仗的情况下，她终于选择了个体户这样

一个位置，尽管她自己对这条路成功与否也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，但是她要尽最大的努力，把百分之五十的把握变成百分之一百的现实，她要在这个特殊的位置上，最大程度地体现出她的价值。她的目标很明确——赚钞票、发财。

沈梦洁的这个决心，并不是长期酝酿成熟的，而仅仅是在同邱荣谈了一次话以后就作出的，一次在一个画家朋友的家庭舞会上，那个不走运不得意的画家告诉沈梦洁，他的画现在有出路了，通过一些个体书画店卖给外国人，收入很可观。后来他们谈了个体户书画店的许多事体，有人无意中提到一句，听说寒山寺门前最好的一个市口关门打烊了，谁要是租到那个店面，重新经营，肯定会有前途的。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沈梦洁办事体一向干脆利落，她马上托人介绍认识了房主邱老板。

邱荣和沈梦洁，属于两种完全不同性格的人，如果说沈梦洁象一团火，那么邱荣恰好象一块冰，可是两个人却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，一个话多，一个话少，却谈得很投机。沈梦洁执意要租邱荣的“寒山屋”，邱荣却反而劝阻她，可他的那些淡漠的毫无感情色彩的劝阻，反倒更激起沈梦洁在个体户行列中干一番事业的热情和好胜心。沈梦洁一直想打听“寒山屋”为什么关门的原因，邱荣却一直回避，只字不吐。沈梦洁后来终于说服邱荣把这月店租给她，店名仍用“寒山屋”，沈梦洁很喜欢这个名字。

当她作为“寒山屋”的老板立足在这块地方的辰光，她以为这是她一生中最清醒的辰光，过去的那许多追求，名誉、地位、文凭，都很空很虚，只有金钱才是唯一真实的东

西。

“哎，”大嬢嬢压低嗓音问沈梦洁：“你是怎么认识‘老枪’的？”

“老枪？谁老枪？”沈梦洁脑袋一转，马上明白了：“老枪，邱荣叫老枪，对不对，啊哈，老枪，啊哈哈，老枪，这个名字真有意思……”

大嬢嬢皱皱眉头说：“你怎么，会去租他的店呢……”
沈梦洁眉毛一挑，等她的下文。

“这个人，山上下来的，你倒相信他……”

“咳咳！”对面弄堂口卖五香茶叶蛋的郭小二干咳了一声，打断了大嬢嬢的话：“喂，你讲闲话牙齿足足齐，摆点灵魂头在身上，你想触老枪的壁脚，你不怕老枪放你的血？……”

大嬢嬢翻了个白眼，但果真不再说什么了。

沈梦洁说：“怎么，老枪这么凶，你们这样怕他？”

郭小二见来了一批游人，连忙喊：“茶叶蛋，五香茶叶蛋……”

游人朝锅子里黑糊糊的茶叶蛋看看，摇摇头走开了。

沈梦洁同郭小二寻开心：“喂，你茶叶蛋里放的什么料作，这么香啊？”

大嬢嬢说：“啥人敢吃他的茶叶蛋，你看他那套家什，龌里龌妮，几层老垢，你看他那双手，墨漆黑，腻心兮兮，啥人敢吃他的茶叶蛋……”

郭小二一点也不动气，贼忒兮兮地说：“我是卖相龌龌，肚皮里清爽，不相信你尝一只……”

大嬢嬢“呸”他一声，回头对沈梦洁说：“日长世久轧熟了你就晓得这个小鬼三了，早先一家人从苏北逃过来，现在爷娘全没有了，留他一个独卵种，吹牛山一等功，做点事体不象脸，懒虫一只，从来不想心思不动脑筋怎么多赚点钞票，二十好几的人了，也不想想讨女人的事体，真是江北胚子……”

沈梦洁发现这两个人虽然在对咀，但感情倒不错，大嬢嬢罗里巴嗦，象做娘的在埋怨不争气的儿子。

郭小二仍旧笑眯眯：“江北人江南人全是中国人，有钱人无钱人全不是太空人。”

沈梦洁笑他：“你倒样样看得蛮象，可以进寒山寺做和尚了。”

郭小二顶真地说：“我是进去过，问他们收不收，人家秃头直摇不肯收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做和尚也要开后门的，要有熟人关系的。有一日夜里不晓得啥地方来了一个小赤佬，立在寒山寺山门口不肯走，和尚要赶他，后来庙里那个顶老的老和尚出来一看，呆了一歇，连忙说：“认得的，认得的，进来吧，进来吧，嘻嘻，作兴是那个老和尚的孙子呢……”

大嬢嬢“扑哧”一笑：“小猢猻，瞎三话四，和尚哪里来的孙子？”

“喔哟，大嬢嬢，你不要一本正经了，你又不是不晓得，现在的和尚惬意煞的，吃鱼吃肉，结婚养儿子，上次有个小和尚告诉我，他们还跳迪斯科呢，小和尚还讲，老和尚全是假正经……”

大家一起笑起来，连那个立在一号大门口晒太阳的钱老

老也笑了。

钱老老一边笑一边踱过来，走近沈梦洁，盯牢她看了一眼。钱老老突然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蛮象我的女儿……”

沈梦洁想不到钱老老会讲这种话，一时头倒不晓得怎样对话了。

大嬢嬢凑近些说：“钱老老，你想女儿想昏了，人家沈老板金枝玉叶，你想揩便宜啊？”

钱老老好象没有听见大嬢嬢说什么，又盯着沈梦洁看上一歇，才慢慢地摇摇头，说：“不是，不是，不是我的女儿……”

沈梦洁问他：“你女儿在啥地方？”

郭小二插咀说：“他女儿在北京呢，做唱歌演员呢，酒干淌卖无，我们钱老老是一只倒干酒的老酒瓶……”

大嬢嬢马上反驳：“你又瞎说，倒干的老酒瓶穷得答答滴，钱老老有的是钞票，对不对，钱老老？”

钱老老点点头：“有钞票有钞票，钱笃笃留给我的，钱笃笃是我十八代上的老祖宗，钱笃笃的女儿多少风光，我的女儿也就有多少风光……”

沈梦洁被钱老老的发噱滑稽相引得又一次发松大笑。正笑得开心，看见有两个日本人从寒山寺出来，对这边指指点点，走了过来。沈梦洁连忙走回店堂，开始接待开张后的第一批主顾。

日本人刚刚踏进店堂，一个高个子的翻译就急急忙忙地追了进来。日本人把货架和柜台里的货扫瞄一遍，然后集中目光凝视着一幅桃花坞木刻年画，这是一幅屏条画，画的是一

个民间传说故事。

翻译趾高气扬地用中国话问沈梦洁：“这幅画值这么多钱吗？”

沈梦洁看了翻译一眼，没有理睬他，却直接用日语同日本人高谈，她告诉那两个目瞪口呆的日本人，这种桃花坞木刻年画已经衰落很久，差一点失传，在中国购买这类画的大部分是农民，一般的知识阶层是不欢喜这种俗气的年画的。但这种画在土俗之中，充溢着浓郁的民风民俗，是很难能可贵的。

日本人很精明，尽管十分赞叹沈梦洁能讲如此流利的日语，但结果并没有买这幅画。这和那位翻译有很大关系，翻译竟然当着沈梦洁的面告诉日本人，这种画街上书店里有的是，价格起码便宜一半以上。

沈梦洁恨透了这个翻译，是他给她的开张之喜浇了一盆冷水，其实即使做了这笔生意，也只不过有几块钱的赚头，可是中国人相信兆头，象沈梦洁这样的开放的现代女性也不例外。

日本人走出“寒山屋”店堂的辰光，沈梦洁听见翻译对他们说：“走，到对面店里看看，那边的货比这里的好……”

沈梦洁气得差一点骂人。

和“寒山屋”贴对的店名叫“吴中宝”，老板是个又黑又瘦的青年，大家叫他黑皮。黑皮貌不惊人，做生意却有一套本事，前一阵不晓得从哪里花来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，说是轧的女朋友，黑皮领她去开了双眼皮，修了眉毛，钻了耳朵洞，打扮得象台上唱戏的，又哆又艳，小姑娘本身又有几分妖媚，人称“骚妹妹”。骚妹妹学了几句简单的外语，

她的任务就是立在店门口，看见外国人来，是装扮出一张笑面孔，要笑得外国人心里发酥，美国人来了讲一声“先生您好”，日本人来了讲一声“货色很硬气”，香港人来了讲一声“东西很便宜”。骚妹妹帮黑皮拉了不少生意，黑皮待骚妹妹自然不薄，新衣裳新行头一套一套地翻，惹得附近一带的小姑娘对骚妹妹既眼热又妒嫉，背地里讲了不少难听的闲话。骚妹妹人小气量倒蛮大，从来不同别人计较，在外人面前总是一张笑面孔。

沈梦洁眼看着两个日本人在翻译的唆使下到黑皮的店里去了，又看见骚妹妹哆哆嗦嗦地上前说了几句夹生日本话，肚皮里又好气又好笑。想想现在做生意五花八门，也是一门学问，复杂、深奥、微妙，大有钻研头呢。

沈梦洁立在店门口想心思，有人走到她面前，喊了她一声，她才回过神来，很吃惊地看着来人：“唐，唐老师……你，怎么在这里？……”

沈梦洁在职大学日语的晨光，唐少泽做过她的老师，后来唐少泽调走了，听说到外事部门去了。

唐少泽笑笑说：“我怎么不能在这里呢，我的家就在这里面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沈梦洁明白了，寒山寺弄一31号宅院里的唐家，就是他的家，唐师母是他的妈妈，那个叫唐云的小姑娘，大概是他的妹妹。

唐少泽点点头，说：“我听说邱荣的店面租出去了，可想不到是你租的，真巧啊，你怎么也做起个体户的事体来，赶时髦？”